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俗話傾談 第一卷

**橫紋柴** 康熙間，四川省重慶府，有一個舉人，姓安名維程。為人和平，無甚過處。生二子，長名大成，次名二成。大成之性，生來孝友；二成之性，一片愚頑。（兩兄弟同胞不同品。）安維程年四十餘，一病身故，剩下二子。田園可以足用，不至饑寒。大成之母沈氏，稟性極偏，不循道理，隨意所發，以執拗為能。（此等賤婦、潑婦，不是家庭之福。）鄰裡婦女多鄙薄之，加其號曰「橫紋柴」，其人可想矣。

橫紋柴見大成年紀有二十歲，為之婚娶。其新婦姓鄭，名珊瑚，生得十分美貌，極有禮義，柔聲下氣，奉事家婆。每朝晨早，定必到家婆處問安，捧茶獻餅，少不免修飾顏容，威儀致敬。誰不知橫紋柴一向性情挑撻，見珊瑚美麗，自覺懷慚，遂大聲罵曰：「做新婦敬家婆，是平常事，你估好時興麼？何用支支整整、聲聲色色，辦得個樣嬌嬌，想來我處賣俏嗎？我當初做新婦時，重好色水過你十倍，暗估今日老得個樣醜態，減去三分。」

家婆教新婦，理宜話：「亞嫂你都算有禮，但係仔能上頭駛，乜咁拘束呢？粗衣麻布到來問候，便是規模，不用太為著意。」如此說話，方是教道後生。

你話佢賣俏，唔通做新婦，向家婆處賣俏麼？此等家婆就是惡得無理，而且講到自己做新婦時好色水，更不成個家教。

珊瑚聽罷，低頭順受，不敢出聲。明早又奉茶餅問安，妝得雅淡潔淨，著件洗衣藍衫，頭面不施脂粉。橫紋柴一見又發怒曰：「昨朝話一句，今朝敢就花唔戴、粉唔搽、新衫唔著，想來激惱我。你估我唔知你！估我唔知！」（極似惡婆聲口。）珊瑚又低頭無語，自怨不曉奉承。

自後，踢著凳仔，將珊瑚罵；雞唔食米，將珊瑚罵。珊瑚去探外家，三日歸來，被罵了一日。大成見老母不悅，遂將珊瑚拷打，以順母心。（打得冤枉呀。）橫紋柴暫時安然，不久病氣復發，古怪離奇，無情無理。

咒罵既慣，如鴉片煙癮一樣，癮起之時，唔咒罵、唔做得。又如發冷症，三日一回，或兩日一次。所以發冷有鬼，咒罵亦有鬼。發冷之鬼至，怕胡椒；咒罵之鬼至，怕口向火燒。

一晚，不過因些小事不合意，便企在門口，大罵一常珊瑚捧張竹椅出來，請婆婆安坐。橫紋柴坐下，腰骨挨斜，手指天、腳拍地，罵不絕聲。珊瑚煲茶一碗，捧來請婆婆解渴，橫紋柴飲了。喉嚨既潤，氣更高、聲更響，罵到三更，聲漸低、力漸微、氣漸喘。（就是狗吠得多氣力都倦。）珊瑚跪下稟曰：「婆婆所教，媳婦盡得聽聞，今知改過咯。請婆婆回牀安睡，免至在此受了生風，通夜叫肚痛。」橫紋柴曰：「我要罵！我要罵！拚之唔睡，罵到天光。」（罵到豪興□人睡靜後，又有鬼來聽。）珊瑚從旁啼哭，鄰裡共來勸止，珊瑚點燈來引，扶住歸房安歇。整好被鋪、蚊帳，移正枕頭，囑咐婆婆安睡而去。

明早即到家婆處問候，看見家婆唔出得聲，睜開雙眼，總有神情，發亂頭搖，似死一樣。嚇得珊瑚魂不附體，奔告鄰裡。

老伯伯一齊來到，一見光景，呵呵大笑，話珊瑚曰：「你唔在慌，但不過昨晚劈大個口，出得氣多，撞了生風，轟住個肚，以至血脈不通，精神困倦。靜養三兩日，自然好咯。」珊瑚方明其故。即買防風、羌活、蘇梗、薄荷，以驅風邪，又買黨參紮者，以補元氣。食了兩劑，僅能出得聲、食得飯。橫紋柴要買豬肉煲湯，以潤腸肚。珊瑚從命，照樣奉承。誰知肚內尚有風痰，未能疏發得透，食了豬肉，謂之傷風夾膩，啞了喉嚨，十餘日不能出一語。請一個醫家先生來看脈，誰知此位先生，係初學手，唔識脈理，思疑風熱傳裡，誤用大黃、樸硝，大劑濃煎。橫紋柴飲了，屙得眼核俱深，瀉到週身疲倦，不能起坐。

面黃骨瘦，不似人形。更兼瀉壞元神，脾胃俱弱，以至飲食無味，日覺乾枯。

橫紋柴一肚鬱勃不平之氣，憎厭無定之情，妙得兩味大黃、樸硝，瀉得乾乾淨淨，五腑六臟，忿恨皆消。此位先生精醫婦人惡毒，雖話初學，工夫其實可稱老手。

及後另請過一個醫家，幾番調治，僅可開言。如是者有數月餘，頗見安靜。

珊瑚暗中歡喜，以為婆婆納福，此後可以安枕無憂。誰知聲音響亮起來，仍係照前怒罵。大成出館讀書，身中常帶微玻橫紋柴罵珊瑚：「辦得好樣，致我個仔昏迷，傷損元氣。我個仔若死，要你命填償。」又罵大成不知好醜，唔中用，不顧身，貪愛老婆，致老母遇時憂慮。大成本來知得珊瑚賢孝，無奈老母不合意，遂寫分書一紙，吩咐珊瑚曰：「我聞娶妻所以事母，今致老母時時激惱，要妻何用。我將分書與你，你可別尋好處，另嫁他人，不宜在我屋住也。」話完，翻袖出門而去。

珊瑚聞言，心神俱喪，將分書扯碎擲於火盤，歸房暗哭一夜。自知事不能挽，只得卷好袱包，擇三兩件緊用衣服，自行攜帶，其餘物件雖多，無心掛念也。拜別家堂香火及沈氏婆婆，欲語不能成聲，濕灑兩行珠淚，垂頭喪氣，行步遲遲，出到門前，停足企祝想起當日出嫁之時，父兄叔伯戴纓帽、著長衫、點燈籠，一班隨護，送我落轎。曾經囑咐，教我孝順翁姑。今者被不孝之名趕逐出來，有何面目歸家見父兄叔伯，不如一死便了。想完，即向袖裡拿出一張較剪仔，對正喉嚨，用力一剪。

適值旁邊有一個婦人見他如此凶性，即用力擒住他手，盡勢推開，大喝一聲：「乜你咁勢凶呀！」誰知較剪已到喉處，僅傷喉皮，血出不止。此婦人即扯落珊瑚包頭帶，快快扎住，大喊救命。鄰裡紛紛走來，各拈跌打丸散來敷，止住血流。珊瑚挨憑門前，面如土色。各人看見，俱有可憐之意，或出嗟歎之聲。

橫紋柴大罵曰：「你故意裝傷，想來累我，你要死，去歸外家處死，勿惹得咁多人在我門前嘈鬧。」（旁人看見尚且悲傷，做了家婆，無一毫憐憫，大凡惡婆良心先死。）族中有一個守寡婦人，係王氏，素知珊瑚係好人。今家婆不容他在家，又既受傷不能行走，遂扶珊瑚歸到自己屋。買藥調理，不滿十日傷痕好了。橫紋柴又來大罵曰：「你個賤人，既被丈夫逐出，為何不歸父母家？在此作我眼中釘，動我心頭火。」王氏答曰：「嘅！嘅！你個橫紋柴，真正好笑咯！你個仔既寫分書，就如路人，那一個重係你新婦呀？走來罵人，問你丑唔丑？珊瑚係我親戚，我親戚來探，你都唔許佢住嗎？（罵得落花流水，無非代珊瑚出一肚悶氣。）罵得橫紋柴無言可答，含羞忿忿直走回家。珊瑚對王氏曰：「此處原非久住之所，我今去矣。」卷包袱往姨婆家。

姨婆家姓駱，即橫紋柴之大姐，大成之姨母也。年老而無夫，有媳尚幼。與大成相離甚遠。平日來探，見珊瑚孝義，十分愛惜。故珊瑚投到其家，將事情略說與聽，姨婆曰：「我盡知我妹稟質奇離，不近人性，我是以懶於行探，為此故也。總之難為你受此抑屈淒涼。」珊瑚曰：「不關婆婆之事，總係我唔曉孝順，致激惱婆婆，自知罪該萬死。」（只是怨自己不是，不怪他人，所以好到絕頂。）姨婆曰：「你不須如此說，我知你委曲咯。」

住了幾日，珊瑚之母走來，見女曰：「你母相隔得遠，一向唔知。今聞得女婿既寫分書我女，為何不回母家而在此攪擾姨婆？因乜緣故？」珊瑚曰：「女今無顏回見父兄叔伯，就在此處，繡花織布，粗茶淡飯，度日終身。」母曰：「女呀！睇你唔出做乜咁錯見？以你咁樣人材、品貌，何憂有好處。我要揀一個女婿，大多錢，好人品，又有家婆拘束，然後嫁你。」

珊瑚曰：「我聞：忠臣不事二主，烈女不嫁二夫。女有一個家婆尚不能曉得奉事，更有何面目再人他家。母親如果要將女另嫁他人，女惟有投河弔頸，食藥自盡而已。斷不願偷生人世咯。」詩曰：

淡淡春風氣力微，池塘一水綠漪漪。

蓮根自種深泥裡，不遂楊花到處飛。

話未完，喉頭哽咽，氣倒在地，哭不成聲。

姨婆看見，眼中出淚，話其母曰：「你勿苦逼佢，由得佢咯，你逼佢太過，佢一時淺見，輕生個陣點算好呀！」其母亦拭淚而言曰：「唔知點樣解，天生得你個壞閨女，有好處你唔行，有好人你唔做，（其母心言未分好觀。）重來發念個的惡家婆。自怨唔

奉事得佢透徹，你嫌佢差磨得你少麼！制節得你少麼！提起個昏婆，我就想咬佢兩啖。你重唔捨得佢，係你賤咯！老母做主張，尋訪好頭路，你去要有得食，有得著，你唔肯去，甘願捱餓抵餓，問你賤唔賤！你餓死，勿怨我老母；你冷死，勿怨我老母。你唔遵我講，我此後割斷條腸，總之作生少你一個。個嚇唔慌重來望嚇你。」珊瑚只管哭，其母只管罵，姨婆只管兩便開解。其母見女意終難轉，遂抽身抽勢，發腳就行，留她食飯，忿忿不答，出到門口，回頭以手指珊瑚曰：「自後我唔認你做女，你亦不用認我做老母。」話完，忙忙而去。（寫得老母火氣句句如生。）其母去後，珊瑚遂在姨婆之處守志安居。

「忠孝節義」四字，為萬古綱常，頂天立地人物。

此四個字，如大詞大廳之有四柱，詞廳之內如曹前花板。板障花窗，可以粉飾浮誇，穿崩門湊，獨至四條大柱，須用堅石，須用實木，自頭到腳都要咁堅，都要咁實。外面雖然質樸，其中梗直不移，然後可以頂住棟樑，撐支大廈。天地之間須有忠孝節義等人，然後可以扶植綱常，轉移風俗。若使並無忠孝節義，個個俱是姦淫邪盜之人，吾恐日月無光，天翻地覆矣。

忠孝節義，天上地下稱為四大名家，吾謂做忠臣難做，節婦更不易。少年之婦曉得從一而終，立志不肯再嫁。

無奈死者之骨肉未寒，而外家之親戚紛紛到門相勸。

話有好頭路、好人家，早宜出腳。於是亞姑來勸者有之，亞姨來勸者有之，亞鈴來勸者有之，而為之母者，更不知幾多甜言蜜語矣。媒人婆、竹筍髻，又不知幾多花言巧語矣。若非鐵石心肝，未必不為其所動。今珊瑚之被逐出，夫雖未死，而恩情已斷矣。夫不以佢為妻，家婆不以佢為新婦矣，而猶情念故夫，心存孝道。老母幾番辱罵，百折不回，節孝之心可貫天日。

吾願世之為婦道者，當繡其像，以香花奉之。

橫紋柴自珊瑚出門之後，招集做媒人等來吩咐曰：「我有好仔，唔憂有新婦。你等媒婆務宜代我尋一個好女子，送年庚入來。婚姻事成，我自厚謝。別人謝媒婆，送銅錢二百，我謝媒婆，微微薄薄都要封銀兩大元。」各媒人領命而去，四處尋訪。誰知橫紋柴之名通傳遠近，各家父母見了佢個後枕就怕了九分，誰肯將女嫁佢個仔呢。是以，兩年之久，都無一紙年庚入屋。橫紋柴歎曰：「嘅！嘅！真正古怪唔通。我問屋唔好住？我的飯唔好食？為何總無人共我做親家呢？實在難明其故咯。」（人人都明，總係自己唔明。）因見二成長大，不得不與他計策成婚。

第二個新婦，娶姓周名臧姑。初歸人門，橫紋柴教之以孝順：「要低頭下氣，奉事家婆，乾祈勿學我從前大新婦個的丑品。（果然依你個句說話。）你要好過佢為是。論起番來，你好，我好。做家婆有乜唔愛新婦呢！總係做新婦唔明，家婆多的怨氣。（有時家婆乜唔明，做新婦多的屈氣。）你肯聽我教，我就心頭跌落腳鴨筋咯。」

誰知二成個老婆名臧姑，其實叫作有天裝，花號又叫做霸巷雞？。（花號亦新。）家婆話佢一句，唔中意，佢就頂嘴十幾句。朝朝睡到日高三丈，然後起身。要治家婆洗碗、洗碟、煮菜、煮飯。家婆唔肯做，就大聲喝罵：「幾十歲人，各樣工夫唔做得的，嘈通飯都唔煮得餐食嘅。你估同我地後住，慢慢梳光頭，搽了粉，戴好花，又要紮周致個雙腳麼！」橫紋柴有時落得水多，落得水少，其飯煮得太軟、太硬，臧姑就沉吟密咒，好似稟神咁樣稟。又罵老龜婆，又罵老狗？。被橫紋柴聽知，怒曰：「你來咒我嗎？」臧姑凸起眼睛曰：「我就咒你，你點樣惡法呀！我唔怕你惡，其你打清，然後食飯都做得。」

話完，即捲起衫袖，紮緊包頭帶，抽身抽勢，裝模作樣，好似猛虎下山想人肉食。原來臧姑生得又高又大，又肥又壯，又凶又惡。橫紋柴見其凶氣滿面，當時怕了三分，及至臧姑發起威來，橫紋柴即走出門外，大聲叫苦叫命，吁咁嘈，蝦咁跳，話：「唔知乜頭路，娶著個的衰家狗，專門制治我。我一生純善，有鄰裡所知，何嘗有你個的後生耐惡，豈有此理。新婦惡過家婆，你話難唔難呢！」臧姑聽聞，置之不理，皆掩口而笑。是晚家婆、新婦企住門口，大鬧一常橫紋柴咒至三更收功，臧姑偏咒至四更，然後收口。橫紋柴知自己鬥他不住，忍氣吞聲。

詩曰：

臧姑偏要治家婆，只為家婆惡得多。

嫩草怕霜霜怕日，惡人自有惡人磨。

一日，罵次子二成曰：「二成，你個乞食骨，你個盲蟲頭，你咁樣做仔嗎？你睇你老婆咁大膽，遇時咒罵你，做丈夫總唔喝佢一聲，打佢一棍，問你點解？」二成曰：「佢又有得罪我，打佢做乜呀！」橫紋柴曰：「照你講來，唔使拘管佢，由得佢刻薄老母嗎？」二成曰：「你原果亦係多氣。我前者大嫂，你話佢唔好，如今我老婆，你又話唔好，唔知那一個中你意呢！我老婆自己話好，我都話佢幾好。」（世界之中，有人幫住老婆，所以共成讎逆。）橫紋柴見二成如此，更加惱悶，染成病症。只有大成請醫調理，捧藥捧茶。二成兩公婆，九不知十不知，總不打理。大成話二成曰：「細佬，你知老母睡在牀中，所為何事？皆由你夫妻激氣所致，你不能勸化其妻，連你都成不肖。老婆係外姓所出，你係老母所生。獨不思你幼時有病，老母盛夜點燈不息，懷抱服事，眼水唔乾，僅到天光，頭唔梳，面唔洗，將你搭在背上，尋訪醫家，用藥調理，求神拜佛，額頭叩崩。你有病，老母苦切關心，老母有病，你總不著意，你將來亦望生子生孫，做人父母，照樣學你做法，有何用哉！細佬，須聽我言，明早到老母牀前，問候幾句，尚請醫家來看脈否，食粥或食飯，抑或想食甚麼物件，低聲和氣，以慰老母之心，方成子道。（此段說話，非止勸二成，即謂勸天下之人子可也。）咁多樣說話，你記得唔記得？」二成一肚局宿氣，答曰：「你估我好蠢才麼！你慌我唔記得！」話完就去。

第二朝，晨早起來，臧姑喝曰：「你發顛麼！僅僅天光就起身，展開張被，冷著我膊頭。問你去何處？」二成曰：「我去老母處問安。」臧姑曰：「你勿整成個的假心事來戲弄我。（假心事都勝過有心事。）我知你底子不是個樣人，不知你聽誰人所教。」二成曰：「係亞哥吩咐我。」臧姑曰：「你聽別人猶自可，好聽唔聽，聽你亞哥話，你亞哥係廢人，佢既明白，為何又有老婆呀！大約你想唔要老婆，然後學佢，學佢你就該衰，終須有錯。你聽我話，便有好人做，我不准你去，你若要去，我今晚早早開埋門，不許你歸來睡。」二成曰：「要我不去，有何難哉！我就走上牀，睡回我處。」臧姑笑曰：「咁樣，方係好老公呀！」詩曰：

忽聞枕畔喝聲高，膽碎魂驚嚇縮毛。

自願叩頭裙底下，二成真是老婆奴。

「癡心男子，惡舌婦人」共一張牀，可稱蛇鼠同眠矣。大成一心以為細佬必來母處問候，誰知又是空望一常自想母親的病，由鬱細而成，須得一人常時與他講話，解悶消憂，皺眉一想，喜曰：「有計，有計。我本來有一個大姨母，年老得閒，何不請他來，與母相伴。姐妹之間得來談論，可以開懷。」就定了此意。遇有人去姓駱處，順寄一聲，姨母竟然來了。

由是橫紋柴頗不寂寞。夜靜更深，茶水亦便，情投意合，講話常多。大姨之媳婦，日日使人送食物來供奉，有時墨魚煲豬肉，或生魚煲羹，或柑橙桔蔗，或粉果糖糕。大姨所食不多，橫紋柴則亂吞亂嚼，大滿所欲，歡喜而言曰：「大姐乜你咁好福分，娶得個新婦如此孝義。你來探親，尚且有物件送來，不知你在家食盡多少咯。」大姨曰：「曉做好家婆，便有好新婦。（句千真萬真個，世上亦有好家婆，唔得好新婦者；有好新婦，唔得好家婆者。□之各盡其道而已）世界事，隨隨便便，你識，我識，多得的食。」橫紋柴曰：「我有咁好新婦，你睬嚇我個有天裝，都唔望佢買過我食。但願佢勿咁惡，勿激我咁多，我都願咯。」大姨曰：「前者珊瑚在家，情性亦好。你罵佢，肯低頭，你打佢，唔怨氣。總係你太醜頭，未免不情。」橫紋柴歎一聲曰：「我今者，因第二新婦唔好，想起大新婦，果然係好，如今悔恨難翻，未知他嫁了何處。天南地北，難再相逢。等我病好之時，去看嚇你個新婦罷咯。」詩曰：

無端凌逼少紅顏，追悔當年太恃蠻。

常在眼前生厭賤，好人去後見真難。

又遲幾日，病體好清，大姨既去。

一日橫紋柴往探，入門坐定，就問大姐：「你個新婦咁好，住了哪處呀？」大姊曰：「我個新婦哈好，你個新婦算好。」

橫紋柴曰：「我之新婦不知嫁了何方。好，我亦無份。大姊曰：「你珊瑚尚住我處，織布度日，所買食物供奉，皆是巨積之錢。」橫紋柴聞言，心神震動，長聲歎曰：「可憐他！可憐他！做億時好新婦，我都唔知，真難為佢。既在你家，為何不見？」

珊瑚由房中出來，跪在面前曰：「媳婦不孝，不能奉事婆婆，萬望婆婆恕罪。」橫紋柴雙手扶起，忙忙答曰：「十分孝！十分孝！孝到有人有。自古及今，都算你第一。總係我老懵懂，唔中用，罵人不分輕重，你勿怪我。食飯後，肯跟隨我回家，就是家門之福咯。」珊瑚曰：「若得婆婆收留，媳婦就算恩德如天，媳婦有不是處，還望婆婆教道。」橫紋柴曰：「不用教，不用教，照從前咁樣孝法便好過頭咯！」

古人云：「書到用時方恨少，事非經過不知難。」

凡人當富貴之時，氣勢豪雄，作自己唔知幾高，唔知幾大，諸般奉承，尚不能滿其意。一經貧窮患難之後，得少自足而不求多，逢人可交而不敢做。凡事幾經磨挫，心氣易得和平。如珊瑚前後都是一人，何以橫紋柴初時見之咁憎，後來見之咁喜？想其日長月久，被有天裝諸多拂戾，無地可消。回憶始做家婆，未免刻薄太過。有我罵人，無人罵我。方信順我者珊瑚，敬我者亦珊瑚也。悔恨方深，感懷倍切：裙釵影隔，誰來捧藥牀頭；環佩聲沉，不見提壺東面；怨我生之不幸，嗟彼美之難為。種種傷心，莫補當年之錯；宵宵作夢，何時異地相逢。故一得見而氣已先伸，亦一得見而情不自禁者也。

大姊殺雞切肉，同席暢飲。珊瑚擇一件好雞肉勸與家婆，橫紋柴就擇回幾件勸與新婦，勸雞頸與珊瑚曰：「你一生好暖頸」勸雞腸與珊瑚曰：「你後來日子長」勸雞尾與珊瑚曰：「你將來好尾運」又勸珊瑚飲雞酒話：「後生飲過好兆頭」個餐橫紋柴飲了幾十杯，釀得面紅紅，頸軟軟。食完飯後，振起精神，撥把亞婆扇，擺手擺臂，帶珊瑚歸家。歸到巷口，好多人問及，橫紋柴曰：「我個新婦未有嫁，佢話要歸來奉服我，我亦哈捨得佢，是以帶佢歸來。你話好唔好呢。」眾人曰：「難得咯，難得咯，真正第一好新婦咯！歸到家，丈夫愛老婆，家婆愛新婦，一團和氣，滿面春風。詩曰：

新人原是舊時人，別後相逢倍覺親。

夫亦愛妻婆愛媳，此時化作十分春。

惟有二成夫妻自見研乜趣味。二成惱氣曰：「前者，我個亞哥話哈要老婆，如今又找一回點樣，對得人住，我個老母更加發愁。初時話大新婦唔好，如今作佢一個寶點樣解法，唔合我心。我要分開家產，各有各食。」大成聞之，話二成曰：「細佬，你要分便分。」二成曰：「我要分。」於是請埋個的舅父、大姑丈、二叔公、三伯爺來分家。二成曰：「坑田我要多五六畝，沙洲地我要多七八畝，好果木我要多十條。」舅父曰：「老子剩下家財，兩兄弟一人一半。只見佢做長子、嫡孫要多的為是。為何你重要多過亞哥呢？」二成曰：「亞哥讀了十幾年書，考了六七案試。亞哥娶老婆用兩副八音，我娶老婆不過一副六吹，所以要補的過我。」大成曰：「細佬，我唔爭，由你要剩，然後到我。」二成估埋的好田好地，好物件東西。大成總不與他計較。二叔公曰：「唔話得咯，時樣大佬算世間第一人。我七十多歲人，一生共人分家不計其數，有因爭田頭地角數尺之間，甚至打崩頭，打裂額，至結怨成仇而鬧官司者有；爭器用什物，大小不均，爭至眼紅面赤，相見而不相叫者。惟是你算至，睇得破，特出離奇，高人一等。」大成曰：「父母家財，亦唔係定局。倡話要多的，我作父母剩少的。假如生多幾個兄弟，唔通硬板要翻咁多麼。」二叔公拍掌喜曰：「不枉你老子教你讀書十幾年，算見得到，做得出。」

大成出外教館以養老母，珊瑚繡花織布奉事家婆。一室同居十分和樂。二成夫妻暗偷歡喜，可以無拘無束，自作自為。

置一張鬼子台，油了金漆，兩張竹椅可以伸腰，象牙筷箸，磁器碗碟，日釉茶壺，描花扇盅等頂，件件俱全，鮮明雅潔。居然鬧做亞瓜，老婆好似十萬銀身家，都有咁鬧駕，餐餐要飲有色酒。

有一朝飲到半處，叫老公趕往去斬叉燒，切鹵味，用蓮葉包住，被老母撞見問：「乜樣東西？」二成曰：「你不用問我，我與你分開食，你唔管得我個的。就是龍肉與你無乾。」橫紋柴大怒曰：「你個盲蟲頭，可惡大膽，出言不順，得罪老娘。我不容你食。」伸手一拋，將二成蓮葉之包盡撒在地上，剛剛有兩隻大狗在旁，發狂搶食。二成快低頭抱，恰與狗相爭。狗開牙咬他，幾乎咬斷手指，咬得血淋淋、紅滴滴。拾回幾件燒肉，又染泥沙。旁有一班兒童拍掌呵呵大笑。二成喃喃咒罵，忿忿而歸。臧姑問知其故，亦覺可惱，又覺可憐。兩公婆只怨老母不仁，派老母不是。四時八節唔叫老母食一餐飯，唔請亞哥飲一杯酒。大舅來，盡禮致敬，買魚買肉倍待，外母來，歡天喜地，殺雞殺鴨留餐。

有一年，八月十三，請外母來做生日。捉一隻大肥雞，三斤四兩重，用蓮米、風栗、紅棗、香信、正榮、薑片，會齊來燉。煲到火候到，香氣透過鄰家。二成生得兩個仔，臧姑遇時，自己贊好命。其大仔有數歲，見燉雞待外婆，問其父曰：「我去叫亞媽來食飯好唔好呢？」二成曰：「問你老母方能做得主意。」臧姑曰：「你勿去。叫他做乜呀！個老狗？（罵家婆做老狗？誰知自己係嫩狗？終須輪到你做。）好死唔死，畀狗食都唔好畀佢食。」臧姑叫其仔去買豉油，吩咐之曰：「亞媽見你買豉油，問你食乜樣，你話食生豆腐，唔好話食雞。」

後被橫紋柴聞之，惱氣，話珊瑚曰：「天地間有的咁樣人，有心肝有到極處。外母來，殺雞倍待。兩公婆唔叫老母食一件。想起來養仔做乜用！娶新婦做乜用！」珊瑚笑曰：「唔通，個個都學她麼？有的人做「丑，亦有人做好呀！個個學恒，唔成了世界／你去佢處食，食得幾多件呢？我明日去墟上捉一隻肥雞，買一個豬肚。用豬肚笠鷓，任你食飽。」橫紋柴曰：「點樣笠法？我幾十歲唔曾食過咁好味道。」

珊瑚第二日竟然照樣制法，橫紋柴食得又飽又餓，掃嚇個肚，伸嚇條腰，十分滿願。逢人向說娶得個珊瑚真正好新婦矣！

老年人想遂口腹之欲，未必明言，說出我想，求飲求食也。為予為婦者，默知其意，當盡情而供奉之。

亦有人因時講及，不覺露出心情，尤當豐厚一餐，以暢其意。今者橫紋柴想食雞肉一味，珊瑚加多豬肚，添多兩味，仍用香信紅棗，各樣同煲，自執酒壺，滿斟歡飲，同恬樂敘，大嚼無拘，擇其好者而敬奉之。

橫紋柴當亦，或頭稱讓，飲一大醉，食一爛餐，連汁撈理，連鉢紙淨。想見橫紋柴之飽餒，大滿所懷。能無但坐椅來，捧住個肚，呵呵大笑也哉。孝婦之心，曉遂老人心意，觀於此事，何等快活，何等神情。

且說臧姑暴戾凶橫，日甚一日，任情自縱，孽滿生災。一日，因些小事不合意，將婢亂打一時，錯手，打破腦門，流血至死。婢之父怒曰：「我窮，然後賣女。賣過你使喚，唔係賣過你打死呀！你買婢好出氣麼！我女將來做財主婆都唔定，你唔通照得命過，世世子孫都嗜駛賣女嗎！你打死我個女，我與你誓不干休，要告官治你。」

真真告到官太爺，即時出差來捉臧姑，鎖住頸拖去。太爺開堂審曰：「你個賤婦人，心腸惡毒，將人生命作為兒戲。問你該當何罪！快快招來。」臧姑跪稟曰：「太爺明見，小婦人一生好善。初一、十五都有拜佛燒香，何至有打死人之事。只因此婢好偷飯食，被我撞見，捶佢幾拳，不覺打破頭顱，佢就輾倒在地，敢就死了。小婦人拳頭有幾多力呢！都係此婢肚有風痰，運當命藉得意身亡，又唔作得我打死佢呀！」太爺曰：「你養婢不飽至饑餓難堪，所以要偷飯食。你不憐憫，重奮揮拳，此婢氣弱難當，無怪死於毒手殺人。」（依律你有何言。）詩曰：

打婢原來想氣消，任他無食餓終朝。

肚饑難抵拳頭重，白白收人命一條。

臧姑曰：「以刀斬人謂之殺，以手打人都謂之殺麼？小婦人心實不服。」太爺曰：「賤潑婦，好逞刁蠻，將他打嘴巴一百。」差役發起威，打得臧姑骨肉腫浮，血流滴滴，兩邊腮頰凸起，好似豬頭咁大。

臧姑且哭且罵，以手指住太爺話：「官恃強欺佢。」太爺發怒，喝起差役，重打一百藤鞭。打得血肉交飛，仍然未肯招認。官叫差曰：「且將賤婦押住班房安置。」

第二巡放告，婢父又來催紙。第二堂又審臧姑。臧姑恃牙尖齒利，辯論多端。官喝差曰：「拿夾棍來。」遂將臧姑夾起，夾得

眼中水火齊來，十隻手指夾折，抵痛不住，鞭倒在地，氣絕幾回。用冷水噴醒，遂嗚嗚大哭曰：「我認咯！係我打死佢咯。」官曰：「既招認了，將他押在監房。」

二成見妻受苦，好似刀切心肝，即跑回家，向財主佬借錢銀，作打救老婆之用。各稱不允，出於無奈，將田地貝古賤，變賣得銀三百兩之多。將一百補回婢父，作止淚銀，其餘二百作衙門之費。臧姑在官門又嘔又瀉。押了兩月，然後放回。面目乾枯，形容似鬼，皮消肉削，黃瘦如柴，不似從前之神精氣爽矣。

有天裝忤逆家婆，積埋一身罪孽，何處消除。豈料意外生災，借端而發，因打死婢一事，捉去公門。

官府開堂，尚敢花言巧語，任你逞刁恃潑，難當三尺嚴刑毒打。幾番方信醜人難做。呼天叫苦，生平之惡氣皆消「惡人自有惡人磨，天倉滿係掘頭路。」至於二成之計，爭估家財，膽敢欺兄，自為享用。誰知一場冤孽，究竟成空。負心人終無好結果。可知皇天有眼，最憎不孝不悌之人。

臧姑歸家，二成請跌打先生來醫傷痕，浸藥酒、埋補丸，朝朝問候。臧姑有時出入，二成扶住而行，鄰裡或笑其愚。二成曰：「你唔在笑我，為夫之道應當如此。佢係我老婆呀！唔應份要愛佢麼。」（知有夫道，不知有子道，所以謂這愚夫俗子。）一夕，大成睡中夢見，其父喜色而來曰：「大成你果然好仔，更難得咁好新婦。你老母一生丑稟，我與佢做半世夫妻，豈有唔知。惟大新婦能容忍佢，能順受佢，能愛敬佢，可謂孝義賢良。你兩公婆個的孝心，灶君每月上奏，西天值日功曹遇時奏聞玉帝。玉皇大帝一分歡喜，將來賜你兩子登科，現在賜你金銀滿囊。」大成曰：「兩子登科，後來之事；金銀滿囊，此銀何處而來？」父曰：「銀在後花園紫荊樹頭之下，小鬼移來。特報你知，你明日可往掘鬻。」父說完，含笑而去。大成驚覺，推醒其妻，告以父親所言之事。珊瑚曰：「我兩個唔係點樣孝法，平心而論，將來生仔學翻你，娶新婦學翻我，自己都心足咯。」大成曰：「順理行將去，隨天吩咐來。」珊瑚曰：「如果掘出銀，先捉一對豬仔來養，然後買幾只牛仔，與人看守。年中亦有牛租谷呀！前者二叔所賣之田，其價極賤，不如贖回此契，亦是相宜。所剩之銀，開一間當舖，或做糖房。搵個功名，起兩間書房大屋。你話好唔好呢？」大成笑曰：「你即時想做財主婆麼？」珊瑚曰：「唔通。」唔想夫妻通夜講做財主佬之事。

講到天光。燒熱水，洗了面。大成謂妻曰：「你去巷後亞美叔借一張熟鐵鋤頭，鄰巷亞德三伯爺借鋤頭一張。」大成脫了個件金線帽，蝴蝶頭鞋，深布白襪，藍布長衫，拙高褲腳，捲起衫袖，手執鋤頭。珊瑚亦執一時精神爽利，得意洋洋。兩人到樹頭處，你一鋤，我一鋤。珊瑚只曉繡花織布，鋤不上三四十嚇，自叫手軟。大成笑曰：「如果有力，容你歇嚇手，坐片時，然後再鋤都做得。」大成亦係拈筆拈扇，斯文之士，安能有幾多氣力呢。誰知鋤至七八十嚇，氣喘起來，又要伸嚇腰，又話臂頭痛，話珊瑚曰：「你起身來鋤，又到我歌手來坐嚇咯。」珊瑚笑曰：「你講乜本事，重話想棄文習武，去學彎弓。」

大成亦大笑。

鋤到大半朝，謂珊瑚曰：「你去歸煮飯，買的豬骨煲湯，爇幾兩好酒，壯嚇氣力，補嚇手骨，另切過兩瘦豬肉，切爛蒸雞蛋，與老母食。」珊瑚曰：「記得咯。」臨食飯時，橫紋柴曰：「樹頭工夫不是你兩人鋤得，不如請人鋤起便罷。」大成曰：「柴數無多，除了工錢，所值有限。現無別事，即管作拾柴燒。」食完又鋤，鋤至午後，連根拔起，易見功程。再鋤幾嚇，轟震一聲，似有白光飛出。捫泥細看，色白片片，圓而似杯口大者，裝滿一大甕缸，知其銀也。夫妻神情起舞，欲笑不能成聲。二成忽來看見，忙忙指其兄曰：「亞哥，你太不良。柴荊樹頭，乃係父親遺嚇，我著口你，你擅自鋤掘，而不與弟商量，是欲瞞騙我也。唔做得，唔做得。是必要對分一半。你想獨得，我與你鬧官司。」（前者打死婢曾經鬧過。）大成曰：「你不須憂，務宜兩兄弟照派。」二成曰：「一字咁淺唔通，重要請舅父來處置麼。我在此看守，叫大嫂去祠堂托秤。」

珊瑚即去，臧姑亦得聞之，急將幾只老糠籬倒轉在地，在由滿地老糠而不計矣。擔籬跑到，放好秤架，吊起秤桿。二成手執秤鉈，睇住秤尾，臧姑扒銀入簞，倒轉於籬，每籬重一百斤。大成之銀，秤輕幾兩，二成之銀，足重有加，因二成掌秤故也。秤完，兄弟各抬回屋內。

二成拍掌而高跳曰：「做人至要有本心，我一世有難為人，（不過專工難為老母，難為亞哥而已。）故此天唔虧負我。前者為官門事，破費數百，心實不甘。如今得回幾籬，添多幾十倍。財壯人膽，此後買多幾個婢女，就打死，奈我乜何！」（說到此句，何得話有本心。）臧姑曰：「以錢頂住櫃。」（惡氣復發。）二成曰：「個嚇重唔係輪到我做財主佬，今晚可以飲得杯安樂咯。」即攜銀二元，出到市上，入京果燒腦舖，買好燒酒，糴白米頭，秤燒鵝一隻，切燒肉二斤。「該價多少？」

拈銀出來秤，掌櫃先生曰：「二成哥，你兩個都係銅銀，為何向至相熟鋪頭來混帳呢？」二成曰：「現在樹頭掘起，何得偽銀。必定古時所藏千百年間，銀色改變，不妨將錐試嚇，方知我係好人。」掌櫃果用一錐，謂二成曰：「全係精光銅，總唔駛得，非比夾心，尚有番的皮。」二成見無可奈何，求其賒住。

掌櫃曰：「費事登簿，勿買為佳。」將米倒回籬，將酒倒回埋，燒鵝豬肉掛番起。二成失意而歸，殊無趣味。謂其妻曰：「初頭作勢，被佢當作銅銀，真正唔抵。快將雞煮酒。飲過、啖起過。」才飲完，話妻曰：「明日快的共我漿洗衣服，我要去省城買貨。」臧姑問其故，二成曰：「鄉村間小墟場，鋪戶應承做掌櫃，未曾學得半個月師，話好銀係銅，真正好笑。今日所掘之銀，係日久變色，拈到省城，銀師必能識得出。等我辦二百銀貨歸來，拭開佢雙眼去。但駕勿使但自認咁非凡。」是夜夫妻斟酌，俱是講買田買地建造樓房，搵功名做財主之事，通夜不睡，講完又笑，笑完又講，不覺天光。

第二朝臧姑出巷，所講說話，大有精神，高聲響亮，三句唔理，便說我地個嚇哈憂窮咯。有的人想貪佢肥膩，走來佢屋，坐立講話。恭喜佢，奉承佢，褒獎佢，話佢好心，話佢好品，所以天有眼，賜福賜祿與佢。臧姑聽聞十分歡喜。

第三日，主意往省城，因開列貨單，彩買什物時，值寒天。

如大紅絨被，綉紗蚊帳，漆枕頭，佳紋席，金漆櫃，長皮袍，諸般衣物。臧姑說：我要金欵玉鋼，珠圈銀鈕，大紅裙，花衫袖。種種華麗衣裳俱備，其餘酸枝木椅，及古玩東西，各樣都買。兩張紙方能寫得完。

落渡後，逢人便問：「省城至大綢緞舖是那一間？買皮草要去那一條街方有？」先坐頭艙既問，經過尾艙再問，後上蓬面又問，各人云：你到省城便見，何必咁敖氣。二成曰：「我買皮草呀，你估比同買草皮麼？聖人話：每事問就係是禮也。你想欺我唔識禮嗎？」滿船人皆大笑，二成唔見丑。重揚揚好得意。

既到大城，尋著一間至大蘇杭綢緞舖。自己居然做一個辦貨大客，口講指畫要某件貨物，某樣東西，逐一搬來看過合式。

二成說：「價錢總要老實。」後來重有交易，非止一次。便了，掌櫃先生提起算盤子：「其該銀幾多，煩貴客拈銀出來，上天平兌。」二成抽身抽勢，向兜肚內掏出一錢袋，約一百之多。

掌櫃先生看過，變色怒曰：「盡是銅銀，此人定必光棍。」喝起伙伴，埋手搜身。再搜出一百兩，亦係銅色。通鋪嘈鬧起來。

不由二成分說，即用麻繩捆綁以墨搽黑面，交與當街巡丁，毒打一回。

明日搭渡歸家。臧姑知丈夫約於某日歸家。到此日近晚之時，請定四五個人，往渡頭肩挑柏椅衣物等。到渡船埋岸，一見二成扶住船篷出艙，垂頭喪氣。臧姑話：「人大在此，可將所買什物交他擔回。」二成搖頭搖手曰：「勿咁心急，待他起清貨，明早來擔未遲。」叫各人且歸家去。臧姑曰：「貨物放在艙底麼？」二成曰：「是也。」

歸到家，臧姑曰：「看你個樣情形，似乎有玻定必到省城歡喜之極，在酒樓花艇，食煎炒太多，發大熱氣，都唔定咯。」二成抽起後衣，披開背脊與看曰：「你試睬嚇。」臧姑見腰背俱黑，驚曰：「做乜叫人刮痧，刮得咁淒涼呀？」二成曰：「刮！刮！刮！刮！刮你個條命，分明係被藤鞭所打，重話我刮痧。」

臧姑曰：「你既做了財主，做乜重去做賊，被人捉住鞭撻麼？」二成曰「唔係做賊。人家話我做光棍，用假銀買真貨，白白受打一常」臧姑曰：「唔通都係銅銀，伯爺真正係唔好人咯。佢所用之銀，聞得俱是好的。我所用係假的，分明欺你愚蠢。你快快要

佢換過。佢唔肯換，你唔怕共佢打，料得佢係教館先生，有你咁好力。佢若不服，我走到佢屋內，睡倒地上詐死，怕佢唔換麼！（到底係女人見識高。）二成曰：「著！著！著！今晚牀上再斟酌。」臧姑急買紅花歸尾，及跌打丸散，又敷又搽。二成曰：「真正好心事，唔話得咯。算第一個婦人。」（蠻惡第一。）臧姑曰：「你亞哥，你老母，都唔來問候一句。」

枉費佢係同胞，枉費佢生得你出。如此無情，唔怪得兩公婆心淡。」二成曰：「不用講，不用講，個的都唔係人。」

明早起身走去大成書房間曰：「亞哥你真正有本心，盡將銅銀分過我，你自己要了好銀。我被人捉住，搽黑面，辦做烏龜，毒打一身。真正唔抵咯。我唔要我個的，我要你個的，將銀換過方得。」大成曰：「分銀之時，你自己執秤，又係你老婆執草，手扒手捧。我夫妻並無動手，何得有彼此之分？」二成曰：「我唔理得你咁多，總之要換過。」大成曰：「有包緊要，你要換，就換與你。」二成將銀幾籠抬來，籠換籠，盡行換過。

是晚，二成歡喜不了，對妻曰：「此銀樣實在，唔同個嚇，唔慌有人丟我駕咯。省城唔利市，再去龍灣大埠。辦過衣裳。」

遲得兩日，又開單寫列彩買什物，逐一覆記出來。問：「臧姑係咁樣嗎？」臧姑答曰：「我都嗜記得你從前所列之單，何不取回再抄。」二成說：「個陣時，被人捆綁，魂都有了，尚敢取回單麼！」夫妻覆想幾回，方能寫得齊備。二成曰：「尚有一件至緊要未寫。」臧姑問那一件，二成曰：「要買一跌打藥酒，補嚇背脊及週身骨節。」臧姑曰：「我都著飲，前者入宮門時，個的狗屎原差，唔顧人性命，昏咁打，昏咁夾。至今皮肉似覺無傷，但遇寒風冷雨之時，骨節未免痛刺。」二成曰：「你哈好早的話。既然如係，順寫買北鹿筋五斤，虎骨膠十二兩，大人參一技，歸來補你。」臧姑欣欣然，有喜色，囑咐曰：「你記得要買個的先。」二成曰：「你慌我有記性麼！」（不過哈記得老母。）遂搭渡去。

既到龍灣大埠，尋著大綢緞鋪，手指貨架上說：「事頭公，我要這的貨，又要那的貨。搬榿落來，擇其合意者買之。」既講成價。二成揸一包銀五一兩出來兌。事頭看過，驚曰：「豈有此理，前日，有一個光棍，以三十兩銅銀騙我，如今你又以五一兩來騙我麼！」喝起伙計理手，又向身內搜出，尚有一百五一兩之多，俱是銅色。又搽黑面，用麻繩捆綁，交與巡叮詩曰：

強換兄銀更不該，分明此物引衰頹。

堪嗟緊被麻繩困，禍不單行又再來。

一班巡丁來捉回館內，大聲罵曰：「你的腳色，止許你食飯，唔許我地兄弟食飯嗎？我等看守此街，為何苦苦要來幫襯我呢？」二成哀告曰：「你等大哥自是明見，我本係耕田人物，忠厚至誠。我亞哥都係做教館先生，可保可結。此銀在後花園樹頭掘出，不是私鑄銅銀，乾真萬真，並無虛假那。」跪在眾巡丁處，叩頭乞免。（不向老母處叩頭謝罪，所以要跪他人。）巡丁曰：「不用多言，即剝下衣服，打之可也。」一脫了衫，見背脊俱現黑色，係被藤鞭打痕。巡丁曰：「你既係好人，為何被人打得個樣？實係做光棍無疑。」二成無言可答，「但哀求唔好打咯。前日受苦，痛氣未除。你估真正係牛皮鼓麼。」

巡丁曰：「你唔願打，要用弔法。」二成未曾見人弔過，以為弔好過打。二成曰：「我願弔罷咯。」巡丁將他吊起，名為弔燒豬。盤弔了半夜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叫苦連天，喊到頸喉都破。巡丁放下，二成向各巡丁跪過，叩頭認罪。（願認光棍，不肯認儼逆。）詩曰：

件逆誰人告到官，百千罪過總能寬。

蒼天自有牢籠計，要你無端苦萬般。

次日，在街遇著一個頗相識朋友，借得渡錢歸家。

臧姑知到約於某日回家，又請工人往渡頭擔取物件。渡船埋岸，見二成在艙內行出，扶住一條竹棍，曲腰低頭，十分病色，慢慢行來。身上所著光鮮衣服，一切俱無，只剩一件汗衫，好似扯得穿崩爛破。心內大驚，料必又係個一板豆腐咯。等待二成上岸，細聲問及，二成曰：「唔好講，唔好講，你扶我歸家罷。」先打發工人回去。

臧姑拖住二成，二成以手扶住臧姑膊頭，一路行，一路講：「該定有財氣，唔係自己福，貝患得辛苦，反為不美。我想將此銀交回亞哥便了。」臧姑曰：「唔以陣勢，都要交回，重怕衰起翻來，連命都死乾淨。個嚇點算好呀！總之有彩數，唔駛怨咯。」是晚，兩公婆再斟酌一夜，欲舍欲不捨。明早點香燭，去拜神，阿菩薩，拋？善杯，唔主張要。又求得簽，俱指示：此銀不可要，要之必有禍患等語。遂決意交回，叫妻搬運送去。

詩曰：

存心行事惱天公，用盡好謀總是空。

厚福木來富不得，依然幾次變成銅。

對大成曰：「亞哥，個的銀唔利市，交回你罷咯。」大成想起，亦見奇趣，不覺微笑起來。二成曰：「亞哥，你唔在笑我，你終須要被人打過。」誰知大成所用之銀，人人話佢銀色極高，與平常銀爭得遠。每員重七錢二分，傾銀店願加多一分，每員作七錢三分計。大成亦不過取，只照平常而兌耳。詩曰：

心也真時銀也真，皇天原賜孝心人。

公平不作三分計，空笑貪婪有一文。

二成曰：「嘅！嘅！真奇怪咯，唔通老子個穴山只發亞哥，總唔發我。到清明時拈一張紙拍嚇老子山墳，拍鬆醒恒，叫他轉便，勿淨係發理一邊。」大成聞之，亦見好笑。

大成見細佬遇時困手，未免可憐，時時以銀照顧於他。二成一執，轉手便變銅色。大成每要自己親手代佢結帳，然後算作好銀。二成話：「唔通亞哥個對手有寶。」大成亦不知其何以解法。（不是手寶，為善以為寶。）廣州省城隍廟，掛一個大算盤，寫數句云：「人有千算，天只一算，陰謀暗算，終歸失算。」今二成可謂日算夜算矣，而總不算何哉。初分家時，田地爭多，為打婢告官一場賣去。後見大成掘出銀兩，又要平分，可謂恃蠻霸佔。自喜多得天財，何以初用之而成銅，既換之而又銅。如果係銅，當與大成一樣。

為何大成所用，稱為銀色極高，是二成之心變詐百出，而銀兩之色，亦變化不窮也。論二成所作，可以剩錢。

一者不用養父母；二者做事有人情；三者不用顧本心；四者可以講惡氣；五者又得有天裝內助之賢做大幫手；理宜十年一運，世界翻新。何至東跌西崩，不見南和北，合窮途困手，酒米難賒？而且妻受官刑，夫遭吊打，天災橫禍，意外紛來。方信大成孝心發達，土變黃金。而二成忤逆該衰，見財化水也。

大成屢勸細佬孝敬老母，無奈二成總不依從，作老母如仇人一樣。

一夜，夢見父親來，怒罵曰：「二成，可惡！可惡！不孝子，賤潑婦。妻既不賢，夫亦不肖，可謂一牀不出兩樣人。你兩公婆刻薄老母，你估我唔知麼！你做作更加係一團夢將老婆作如珠如寶，將老母作如泥如土。老母生你出來，唔係老婆生你出來呀！老母與你移乾就濕，唔係老婆與你移乾就濕呀！老母共你娶老婆，唔係老婆共你娶老婆呀！（此等道理可以壓倒泰山。）為何知道愛老婆，唔知愛老母呢？你兩公婆忤逆之罪，灶君每月上奏於天，值日功曹遇時奏聞玉帝。玉皇大帝一分震怒，前日降下災星，將你夫妻要受非刑吊打，報你不孝之罪。誰料不生悔心，依然憐逆，將來要你兒孫滅絕。你兩公婆不日要死在地下，打落勸都地獄，永無轉輪。」話完，其父忿忿而去。詩曰：

任你公婆戾氣多，鬼神添注命如何。

生前放肆無拘束，到了閻君細挫磨。

二成驚醒，汗濕通身。推醒老婆，臧姑怒曰：「我睡得好好，你推醒我做乜事呀？」二成將父親怒罵之言說與他知，臧姑曰：「你不過心躁而已，豈有為人父，走入來被底，講說話麼。況有新婦在旁，唔通總有的禮體。別人做家公，都唔人新婦房間，何況

來到新婦枕旁，共你談論。」二成曰：「話起亦有理。今晚我飲酒，食了一罇仔咸蘿蔔，唔通真正繫心躁發夢。」臧姑曰：「他話你不孝，我兩公婆點樣不孝法？你有打老母？我又有打家婆，不過我兩個唔好頸，有幾何叫佢。本心之講，佢做老大，都唔叫我後生先，我做後生，叫佢老大先，我又有咁嚇作呀！」二成曰：「亦是道理。（聽盡老婆咁多道理，豈有咁明白。）睇你唔出，做女人咁伶俐呢。你個抱嘴，真正係審死官咯。」（唔審得閻羅王死。）臧姑曰：「前者到衙門時，官都講我唔祝（好聲價。）總係佢恃蠻恃惡，原差多板子，便不由分說，打得我咁淒涼，所以輸了過侶。你老母算有名人等，做包七都要怕我呢？」（家婆要；怕新婦，其新婦可知。）二成曰：「我都拜服你，果然你有本事。」

是年十一月，天行時症，各家小兒紛紛出痘。二成大仔七歲，出黑痘死。次仔五歲，出黑痘又死。二成夫妻傷心到極，日夜悲啼。

世上有一等人，買魚買肉，多讓與仔食，而不肯多讓以奉親。觀其心意，仔長大，將來可以有望。我望佢養老。而待老者也，獨不用他時。仔大，養我不養，我尚未可知。而父母則自幼養我至成人者也，未養我之仔，了不得關心。既養我之親，似不甚養。意亦如供會者，未執之會，其銀不待問，而自己先交；既執之會，其銀既屢催，而猶不想出會。未執者，望日後之多收會；既執者，忘從前之領惠。誰不知生會或有烘之憂，熟會先入囊之飽。而世人喜供生會矣，不樂供熟會矣。猶之世人喜養其子矣，不樂養其餘矣。

獨是盡心養子，至長成而不肖者有之，將近長成而先我去世者又有之。愛子之心付之流水矣，鞠育之情徒勞無功矣。唯是以愛子之心愛父母，敬奉一日，報得一日之恩；敬奉一年，算盡一年之孝。就使吾父母明日死亦可，明年死亦可。在我，為不虛生；在父母，為不虛老。況自古及今，只有稱人之善養父母者，未有稱人之善養子女者。天地鬼神只有庇佑人之能愛其餘者，未有庇佑人之偏愛其子者。非謂子女不必愛，但恐知愛子女而不知愛父母耳。今二成夫妻愛子之心，如此其誠；愛母之心，如此其保無論兩子俱死，就使長大亦未必佳，所謂忤逆還生忤逆也。論起大道理，我還我，仔還仔。我能孝順，無論子死，與並無所生，究竟我是天地間第一等人。生則無慚，死而無愧，若是我原不孝，即使兒孫滿眼，自己問心難去，究竟係忘恩負義之徒。

二成怨氣不消，話：「我兩公婆一世無難為人，唔知點解個天難為。我一世有虧負人，唔知個天點解虧負我。」日日怨天怨地，罵鬼罵神。

族中有一個老太婆，素性剛直，不怕人憎。走來勸解曰：「二成，你話有難為人，你專難為老母呀！你話有虧負人，你偏有虧負老母呀！我唔怕你老婆刁，唔怕你老婆惡，我唔做閻羅王則可，若係我做，重要將你夫妻打落地獄，永無轉輪。」

（若得嫁閻羅王，可以收盡世上好多惡婦。）話完，拂袖而去。

二成初聞此言，心中忿恨，再想一下，此人與我父親之語，道理相同。唔通我兩公婆真正係忤逆，為天地所不容？料得人之所憎，必為鬼之所厭。大約菩薩怪責我都唔定咯。（天九略將醒覺咯。）臧姑眠在牀中啼哭。二成走入房曰：「你唔在哭，想起都係我兩人之錯。亞哥亞嫂十分孝順，所以又發財，又生子。我今人財兩失，必因罪重，厚福難當。若不回頭，孽深無底，地獄之苦，斷不能辭。不如立轉心腸，歸於孝義，或者天恩寬厚，赦我前非，未知賢妻你話可乎不可？」臧姑曰：「我昨晚通夜想過，將自己性情與伯娘比較，實係萬不及他一分。想起我固刁蠻，你亦諳懵懂。枕邊癡愛，總是昏迷，一事無成。到底如何結果。你真知悔，我願相從。」

夫妻是晚，發心行孝。即剝花生，四更後起身煲粥，晨早捧獻與家婆食。二成買肉餅一包，來獻與老母。夫妻歡喜恭敬，甚覺有情。食粥一碗，又勸一碗；食餅一個，又勸一個。老母唔想食，苦苦勸佢食多的，飽得老母個肚膨膨脹。二人去後，橫紋柴笑曰：「奇哉，怪也。兩公婆一年唔叫一句老母，一年唔叫一句家婆，為何今早如此恭敬？好似亞崩養狗轉了性都唔定咯。」臧姑歸家，即時燒水殺雞，叫丈夫去買豬肉個，朝請老母來食飯。夫妻捧酒勸母，你敬一杯，我敬一杯，老母飲之不了。擇好雞肉勸與老母，你敬一件，我敬一件，老母捧起碗，飯食雞肉重高過鼻哥。老母話：「我唔食得咁多。」臧姑曰：「你作飯食呀，有幾何來到我處呢。」（不過十年一次。）是餐，勸得老母又飽又醉。醉了難行，共扶入房安睡。

臧姑往家婆處想檢點牀鋪被席、衣物東西，或補或聯，或漿或洗，誰知蚊帳被褥，樣樣潔光鮮，方知珊瑚每日整理周至。臧姑歎曰：「我罪大矣，怪不得伯娘有好處也。」

二成夫妻每日以孝順老母為心，而且敬奉兄嫂。誰知奉侍一月之間，母以年老，忽受風寒，染病而死。大成夫妻守喪盡孝。至於二成與臧姑，哭得似倒地葫蘆，橫轆直轆，眼胞腫起大似雞（音在）。詩曰：

十年忤逆作平常，一旦回頭自主張。

想奉高堂人不在，可憐哭得淚汪汪。

鄰巷一伯婆問曰：「二成，你為何得咁悲切呀？」二成曰：「一年忤逆之罪，此罪難消。忤逆須用孝順補之。今者母既死，不孝之罪何處消除，惟有遺恨終天，長嗟歎而已。」

俗語云：「得到知憂人又老，得到好眠天大光。」

明必智鑒云：「過後方知前事錯，老來方覺少時非。」

成語考云：「樹欲靜而風不息，子欲養而親不在。」

此等說話俱是傷心悔恨之詞。大約為人子者，於父母生前，人稱其孝，則謙讓曰：「斷不敢當。」及父母死而居喪，人問曰：「誰是大孝子者？」其子應之曰：「我是也。」不止曰孝，而且稱大孝。無論平日之忤逆父母、怒罵父母、刻薄父母者，皆得以大孝稱之。

非特不肖之子，可稱為孝。即如刁蠻之新婦，惡毒之新婦，無情無義之新婦，皆可以孝字稱之。故囑厲先生高聲唱曰：「孝男、孝女、孝眷人等，行埋來奠酒呀。」聞唱一聲，此時做仔，跪埋去奠幾杯，做新婦，亦跪埋去奠幾杯。口水又來，鼻水又出，嗚嗚咁哭，其孝敬之情可謂切矣。獨是父母既死，其魂影或落陰間，或即為轉世，亦未可知。就使靈魂尚在，依附神主牌，坐在高台之上，而見一班男婦啼哭聲咗，在死者亦當眼淚交流。、捧起酒杯，喉頭哽咽，而不能人口者矣。想到此時，咁樣敬法，點似得。當父母在生之時，遇良辰佳節及生日吉筵，為子者，捧敬一杯，而父母喜矣，勝過死後哭奠靈前矣。況且，生前敬酒，捧到唇邊，喉頭活活之聲，親見飲入肚內。乃於生前不肯敬獻，定必要等待父母死後，情願奠於地上，要父母曲腰低首，嚙向泥沙，而後方得飲此幾啖也，亦太無情矣。雖奠酒之禮，自古不廢，而生前敬奉，亦人子之所當然。乃有等於父母生日之期，及正月初一之日，不肯向父母跪下叩凡個頭者，問其何以不肯，則答曰：「我見丑不能做得也。情願於父母死後，入殮之時，跪棺材，做七之時，跪本主；燒紙錢紙櫃之時，跪屋角街頭；此時亦不見丑。亦作平常。可惜哭倒跪，不如父母生時，笑倒跪也。若向生時跪叩父母，必拖住你手，而歡喜曰：「啥在咯，啥在咯。總之中用便好咯。」其實父母心中必贊歎你有禮，必知到你感恩，父子之情何等趣致。論起父母之恩，殺身難報，豈拜跪所能酬？而禮在則然，應當如此。生不能敬，死又何為詐哭哉！

及時臧姑所生男女共十餘胎，不能養得一個。或三五歲而死，或一兩月而亡，或三朝七日而絕氣，或初生落地而失聲。

眼都哭乾，腸都痛斷。一晚對二成曰：「唔知得咁衰，見生唔見養。唔想侶來，偏要來，既來又唔肯在此住，你話點解呢？」

二成曰：「我明白咯。個的係冤孽鬼，別人家話前世唔修，我共你實係今世唔修，想起從前個的忤逆法，唔知重要點樣折墮。」臧姑曰：「我兩個曾經知錯，孝順，過來。」二成曰：「可惜日子淺，開手做得遲。若係早得三五年，兩個仔或者唔駛死，抑或老母死遲三兩載，亦可消多的罪過，無奈咁撞板。想孝心，老母就死，天不從人願。整定要該衰咯。」枕上，夫妻又長嗟長歎。

三更時，二成夢其父來告曰：「二成，你的罪孽理宜兩子死後，夫妻即要雙亡，受地獄之苦。因你發怒悔心改行，孝義奉母兩月，亦極算真誠。所以得留存至今日，知錯之力也。你命中應有五子七孫，因夫妻不孝，盡折去矣。其餘多生而不育者，無非個的

挑生鬼，故意來惱悶你老婆也。你老婆一生之惡，戾氣難消，應受此報。」二成曰：「父親喪，小兒可免地獄否？」父曰：「免了咯，你算好彩數。幸母未死，發勇猛心盡孝一月，若非如此，刀山劍樹，即是你結果之常」二成曰：「小兒敢就絕了香煙。」父曰：「向你兄求一子傳後可也。但你毫無福澤流蔭後人。他日子孫零落不振，不似你兄，後代世世富貴榮華也。」話完父去。二成一驚而醒，以夢告其妻，臧姑曰：「苦惱之來，自知甘受無怨。但地獄之事，你只知問自己，不代我問及一言，你一生做事總有益人咯。」

珊瑚生得三子，兩子中進士。大成以細仔過繼二成。至今，大成子孫昌盛無比，而二成三代僅至數人，不過貧民而已。